

選擇相信

6D 林煒榮

我把抽屜、書包、鄰座的桌面也徹底地搜索過，折騰了幾番仍然毫無所獲。「怎麼了？不見東西了嗎？」一心關心地問道。「我明明把錢包放在抽屜裡，就是翻不到。」「仔細回想一下吧……」我努力的整頓思緒，嘗試從零碎的記憶中找尋半點蛛絲馬跡。「沒有印象呢……」我喃喃自語。最後我只得向老師報告，無辜的受害者卻因此被老師責備，說我未有把財物管理好。

當老師在午膳時宣佈這個消息後，大家開始議論紛紛，扮演起偵探來，忖度著誰是「兇手」。放學時，我和幾個好友聚在一起，話題仍離不開錢包被盜一事。「有件事不知道該不該說……今天小息時我看到英秀挪近你的座位，又四處張望，我怕與她四目交投，就馬上別過頭來……」怯懦的一心低著頭以柔弱的聲線搭話。

倏然，家寶奮力地拍打桌面，興奮地說：「看！我早就說兇手是她！她總是陰陽怪氣的，也不愛和人聊天，肯定是奸角。」八字也沒有一撇，家寶就已一口咬定英秀是小偷，也未免言之尚早。因此，我未有把她的說話聽進去。

一心替英秀解釋道，「她是比較怪裡怪氣，但也不能斷然認定她是小偷吧！」我默默的點頭，表示認同。「是啊！那次我丟了十塊錢，她也馬上拾起來還給我呢。」我深信著英秀的為人。

「這肯定就是『放長線釣大魚』，好讓你防不勝防。而且我這樣推斷不是沒有証據，聽說她近來要買少女時代的演唱會門票，一千多塊。看，動機和下手時機吻合。」家寶老成地托一托灰銀色的鐵框眼鏡。

我也好像聽說過，她近來的確是缺錢，午膳也只是捱麵包，貪念因此而起也是不無道理。

「這樣說起，剛剛全班在熱烈討論時，就惟獨她不發一語……難道真的是她？」一心苦惱的搔著頭，像是遇上難解的數學題。

本來堅信英秀是冤枉的一心，現在都變得立場搖擺，我也不禁半信半疑著家寶的推斷。「要不明天上體育課時，我們再試一試他。」家寶提出了建議。

我掙扎著這樣測試對方會否合適，但還是跟隨照做了。上課時，家寶借故問到：「唉，好想知道誰是偷念慈錢包的人呢？英秀，我們開了個賭盤，你也隨便猜猜吧！」「我不認為我們當中有人會這樣做。」英秀灑脫的留下一句，就轉身回到更衣室。

「她的回應好奇怪呢……是因為知道自己是犯人才這樣回答嗎？」「也有可能是為了掩飾自己的心虛。」「還用說嗎？明明只是玩笑卻這麼認真回答，肯定是心中有鬼！」我們幾個議論紛紛，卻依然沒有答案。

後來老師召見我，詢問我有關失竊一事的進展，我就把這幾天以來的分析和盤托出，說英秀動機，下手時機俱備，行為又古古怪怪。沒想到老師竟說：「那你還在猶豫什麼呢？她所有的條件都吻合啊！」「但這也不確定啊，純粹是我們推測而已……」

老師意味深長地答道：「念慈，你有沒有試過計算時因為沒有頭緒，而決定先看答案，再由答案中理出一條算式和步驟來？這不是本末倒置嗎？一旦答案錯了，本來的算式也會被推翻。」

的確，假若她買的，只是數百元的山頂座位；假若她當時只是碰巧路過；假若她只是認為討論錢包被偷的事無聊而默然不應，那我和古代審冤案的官有何分別？

最後，錢包還是沒有找回，錢沒了，証件沒了，心卻是滿足的，因為我最終選擇相信一個不應被懷疑的人。

人物的神態刻劃得自然妥帖。交代為何選擇相信，既合理又自然。

王偉儀老師